

小桥老树  
——著

# 奋斗者

S T R I V E R

侯沧海商路笔记

2

唯有奋斗者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！

非十倍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小桥老树——著

奋  
斗

S T R I V R

者

侯沧海商路笔记  2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奋斗者：侯沧海商路笔记. 2 / 小桥老树著. — 北京：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8.1  
ISBN 978-7-5139-1804-6

I. ①奋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281099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8

## 奋斗者：侯沧海商路笔记 2

FENDOUZHE HOUCANGHAI SHANGLU BIJI 2

---

出版人 许久文  
著 者 小桥老树  
出品人 一 航  
选题策划 航一文化  
出版统筹 刘东灵 康天毅  
责任编辑 王 越  
特约编辑 康天毅  
营销编辑 刘雅薇  
封面设计 金 山  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 
电 话 ( 010 ) 59417747 59419778  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 
邮 编 100142  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/16  
印 张 18.75  
字 数 316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1804-6  
定 价 45.00元

---

注：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# 目 录

- 1 / 第一章 英雄救美
- 8 / 第二章 先赚钱再谈条件
- 14 / 第三章 大厨到来
- 20 / 第四章 厨房也是江湖
- 27 / 第五章 制衡之术
- 33 / 第六章 健康证风波
- 39 / 第七章 见义勇为成被告
- 46 / 第八章 飞来横祸
- 53 / 第九章 县官不如现管
- 61 / 第十章 心理暗战
- 69 / 第十一章 什么时候收回成本？
- 76 / 第十二章 甩掉大包袱
- 84 / 第十三章 不合时宜的怀孕
- 90 / 第十四章 早餐导火索
- 97 / 第十五章 树立老板权威
- 104 / 第十六章 解雇刺头
- 112 / 第十七章 有钱就要买房
- 119 / 第十八章 上门求婚
- 125 / 第十九章 谁在搞破坏
- 132 / 第二十章 食品安全事故

139 /	第二十一章	输家变赢家
146 /	第二十二章	母亲得了尿毒症
154 /	第二十三章	忍痛割爱伙食团
161 /	第二十四章	女友不告而别
172 /	第二十五章	黑河医闹
180 /	第二十六章	从此不再是国家干部
188 /	第二十七章	下一站省城
197 /	第二十八章	医药代表
204 /	第二十九章	冒充记者做外调
210 /	第三十章	第一次陌生拜访
217 /	第三十一章	马不吃夜草不肥
224 /	第三十二章	填报预算也是技术活
231 /	第三十三章	开发新客户
240 /	第三十四章	组建新部门
247 /	第三十五章	拿下私立医院
254 /	第三十六章	惊险打假
264 /	第三十七章	宁当鸡头，不当凤尾
272 /	第三十八章	结交关键人物
282 /	第三十九章	母女巧相认
289 /	第四十章	投资合资公司

## 第一章 英雄救美

2001年8月，山南省，江州市。

下午三点，正在年休的江阳区委政法委干部侯沧海在区房管所拿到房产证。他准备先将房产证放回黑河镇政府宿舍，再到女友熊小梅承包的电科院一食堂。

公交车启动后，侯沧海很快发现两个小偷。

小偷东张西望，挑选下手目标。

一个年轻女子背着鼓鼓的包，戴耳机听着音乐，沉浸在音乐世界里，没有发现站在身旁的小偷。

小偷将手伸进女孩子背包。背包塞得满满的，有各种女孩子物品。小偷根本不在意满车人的眼光，慢条斯理清理背包，拿到钱包后，顺手递给同伙。

侯沧海胸中涌出一股怒火，决定出手教训小偷。他小时候长期混迹于鱼龙混杂的世安厂青工队伍里，学到很多社会知识，了解江州小偷的行为模式。他没有马上站出来，而是细心寻找小偷其他同伙。

全车乘客的懦弱鼓励了小偷。小偷见女孩使用的随身听高级，贪心大起，竟然伸手抓扯随身听。女孩这才注意到异状，双手紧紧抱着随身听，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小偷道：“放开。”

随身听是女孩最爱，她不愿意放手，拼命争夺，大声道：“有人抢东西，抢劫啊！”

另一个小偷从后面踹了女孩一脚，骂道：“贱货，放手。”

女孩声带哭腔，道：“不要抢我的随身听，不要抢我的随身听。”

小偷扬手给女孩一个重重耳光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响。清脆的耳光声在车内回荡，如扇在侯沧海脸上一般。他顾不得寻找有可能潜伏的小偷，站起身，走向女孩，大声呵斥道：“放手，太过分了。”

小偷恶狠狠地道：“滚开，马上消失。”

侯沧海吼道：“男人全都站出来。”

小偷被侯沧海的大吼声吓了一跳，左瞧右看，发现没有人站出来。他胆子更大了，举起匕首，道：“管老子闲事，今天让你出血。”

侯沧海见小偷拿出凶器，喊道：“司机，我是政法委干部，你马上朝派出所开。”又对其他乘客道，“马上打110。”

另一个小偷顾不得抢夺随身听，抽出匕首，朝侯沧海逼过来。

车内狭窄，没有回旋余地，这是车内见义勇为容易发生流血事件的主要原因。侯沧海紧盯匕首，退后两步，与小偷拉开距离。车内过道也限制了小偷，两个人只能一前一后朝管闲事的人逼过去。

匕首闪着寒光，刺向侯沧海。

侯沧海身体后倾，右腿凶狠地朝小偷下身踢去。这是极不入流的打架招数，学名叫撩阴腿。如果被高手使用，会被人嘲笑。性命相搏时，什么好使就用什么。

撩阴腿正中对方要害。小偷惨叫一声，捂着下身滚在地上。

侯沧海手臂一阵疼痛，热乎乎的液体将衣服粘住。第三个小偷终于站了出来。他恰好坐在侯沧海身边，刺伤了这敢于出手的家伙。

一只羊领导一群狮子，狮群变成了羊群。一只狮子带领一群羊，羊群变成狮群。虽然这是比喻，却很有道理。侯沧海站出来以后，终于有观望的男人也站了出来。持刀行凶的小偷被一个坚硬的行李箱敲在头上，晕头转向地后退了两三步。他看到车上男人齐声发出怒吼，恐惧感油然而生，但表面上却更加凶狠，不停挥舞匕首。

负伤见血，激发了侯沧海潜藏的凶性。他顺手抓起身边人递过来的不锈钢水杯，朝小偷砸去。

小偷被人猛推一把，踉跄朝前，被不锈钢水杯狠狠地敲在头顶。昏头昏脑的小偷又被人从后面踢了一脚，往前冲了几步，胡乱挥动的匕首在侯沧海额头上划出一条浅浅的口子。

司机如配合小偷行事一般，打开了车门。最先露面的两个小偷跳下车，夺路而逃，将行凶小偷抛在车上。

男人们兴奋地围殴倒地小偷。

被打小偷抱头逃窜，刚跳下车，被追上来的人一个飞腿踹倒在地。

侯沧海没有殴打被困小偷，他跳下车，弯腰捡起一块象棋棋子大小的石头，抡圆了朝小偷打去。石头从小偷头顶飞过，这个小偷慌不择路，摔倒在路沟里。三四个男乘客怒吼着追了过去，猛踢摔进路沟的小偷。小偷的嚣张气焰早就丢到爪哇国，苦苦求饶。

在公共汽车旁边倒地的小偷抱着头，目光透过众多大腿，恰好看见侯沧海扔石头。

还有一个小偷钻进竹林，不见踪影。

黑河派出所的警察来到现场时，被围打的两个小偷身上布满愤怒群众的脚印，口、鼻流血，惨不忍睹。

侯沧海捂着流血的额头，与艾明所长打招呼。

“侯主任，伤得重不重？我让车送你到卫生院治疗，等会你还是要到派出所帮忙做个笔录。谁被偷了东西，也来派出所做笔录。”艾明所长以前便与侯沧海熟识。如今侯沧海由黑河镇政府调到江阳区委政法委工作，是上级机关工作人员，因此艾明对他更加客气。

被偷东西的年轻女子道：“我被偷了东西。我在卫生院工作，先陪侯主任到医院，然后我们一起到派出所。”

艾明疑惑地道：“你是卫生院的，怎么没见过你？”

女子道：“我叫吴小璐，刚到卫生院，才上两天班。”

艾明道：“新来的护士？”

吴小璐道：“我是医生。”

艾明打量新分来的医生，道：“你的名字和影星的名字一样啊！你是当事人，给侯主任治疗以后就到派出所，不能逃跑哟。没有当事人无法处置这两个小偷。”

“艾所长，他们不仅仅是偷东西，还明目张胆抢劫，全车乘客可以做证。”扒窃和抢劫性质不同，如果被定性为抢劫，必然会被判刑，这是侯沧海为免除小偷报复而极力想向警方说明的原因。



艾明皱眉道：“有抢劫行为？”

“他们先偷我的包，然后打我，抢我的随身听。”吴小璐举起手中随身听，道，“这是进口随身听，很贵的。”

“等会儿你在做笔录的时候要说明清楚具体情况。”艾明很会办事，让警车送受伤的侯沧海去医院。他和另一位民警将两个小偷铐在客车上，与所有乘客一起坐客车回到黑河镇。

两个小偷被打得乌眉皂眼，坐在客车走道上，比丧家之犬还要凄惨。

卫生院，吴小璐换上白大褂，转眼间就由被小偷欺负的女孩变成了白衣天使，身上自然而然带出职业权威。

侯沧海身上伤口有两处。手臂伤口不深，有六七厘米长，流血不止。额头伤口浅，正在额头中间，如包公额头上的弯月亮。

吴小璐治疗之时，侯沧海得以近距离打量这位新医生。吴小璐皮肤白得透明，眉毛细长，很是妩媚。让侯沧海生出些“聊斋”之感，眼前的这个皮肤白得透明的女孩就如从野树丛中出来的狐狸。

“谢谢侯主任。”

“我早就看到他们在偷东西，只是觉得他们还有同伙，所以没有马上站出来。后来他们打人，抢东西，我实在憋不住，这才站出来。”

“你真勇敢。”

“是男人都会这样。”

“不，很多男人不会这样。”

治疗结束，吴小璐拿起外套走到侯沧海身后，温柔地帮助他穿衬衣。吴小璐蹲在侯沧海身边系扣子时，侯沧海低头看到了温润如玉的手指，嗅到如兰花般的女子香气，心中一荡。他提醒自己：“侯沧海，你是有女朋友的人了。路边野花再香也不能闻，想都不能想。”

处理完伤口，侯沧海和吴小璐到派出所做笔录。

正在家里休息的陈汉杰闻讯来到派出所。陈汉杰曾经在派出所当过协警，又曾在黑河镇政府当过司机，与派出所干警熟悉。他与所长艾明打过招呼，进入里屋。

两个小偷被手铐铐在窗户铁栏杆上，垂头丧气，一点都没有在客车上的嚣张气焰。

“狗日的，敢打我哥儿们。”陈汉杰抡起巴掌，左右开弓，狠狠抽了两个

小偷几个耳光，又踢了几脚，这才心满意足地等着侯沧海。

事不复杂，笔录很快做完。

做笔录时，侯沧海留了个心眼，为了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，没有说自己跳下车以后扔了石头这个细节。

脱掉白大褂的吴小璐站在派出所门口又变成了可怜兮兮的女孩子，道：“谢谢侯主任，晚上您有空没有，我请您吃饭。”

侯沧海道：“你别客气，大家都在黑河，应该互相帮助。”

“你以后看病就来找我，我的技术不错。”说完这话，吴小璐又觉得不妥当，道，“你最好不要找我看病，找我看病就意味着你生病了。”

陈汉杰笑道：“吃五谷生百病，伟人一样得毛病，以后我家里有人生病就来找你。”

吴小璐温柔地道：“明后天，过来换药，我来给你换。”

从话语间，吴小璐透露出对自己医术的自信，以及对镇里医生水平隐约的轻视。侯沧海好奇地问：“你是江州医专毕业的？”

吴小璐略为自傲地道：“我是山南医大临床医学专业毕业。”

侯沧海惊讶地道：“那你怎么会到黑河卫生院？”

吴小璐道：“我原本在江州一院实习，实习期间接连被投诉两次，按照江州一院规矩，实习期间被投诉一次就不能进入江州一院，更何况我被投诉两次。实习结束后，江阳区医院当年进人名额也满了，所以我就来到这里暂时落脚。我是山南医大这一届所有实习生里面最悲催的一个。”

侯沧海的好奇心被严重勾了起来，道：“什么事情被投诉？”

在实习期间被投诉让吴小璐郁闷了许久，她自嘲地笑道：“第一次被投诉的原因说起来你们肯定不相信，但是我保证没有虚构，百分之一百真实。那是我第一次被病人投诉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早上八点，我跟着主任医师巡视病房，主任医师走了以后，我又到一个做过手术的中年妇女病床前询问她术后恢复情况，离开时我对她笑了笑。我想，当实习医生对病人和气一点，多一点笑容，没有错吧？结果那个中年妇女投诉了我，投诉的理由是‘医生没来由地笑着看了我一眼，肯定是隐瞒了什么事’，这就是我第一次被患者投诉，你说我冤不冤？六月飞雪。”

侯沧海张大嘴合不拢，道：“这个理由太扯淡。医院也接受？”

“江州一院实习医生很多，留下来的很少，不能留下来总得有点理由吧，

投诉就是理由。”吴小璐又道，“后来我发现，医生越是板着脸，病人越是觉得医生技术好。有些病人眼里，有笑脸的医生都不是好医生。”

陈汉杰产生了强烈共鸣，道：“有些人真是贱，以前杨书记在黑河时，对大家都是笑脸相迎，客气得很，许庆华这些屁眼虫还猪不是狗不是。现在新领导来了，脸上不带笑，见面不打招呼，大家觉得新领导有派头。”

侯沧海不愿意在背后议论领导，道：“我先回去了，明天来换药，再听吴医生讲另一次被投诉的故事。”

回到家里，侯沧海发现手机丢了。电科院一食堂刚刚开业，没有手机十分不便，从生意角度来说，手机是必需品。可是手机挺贵，一食堂刚刚开张，他手头实在不宽裕。侯沧海决定买一部不花钱且单向收费的小灵通。

五点二十分，侯沧海前往电科院一食堂。

熊小梅正在厨房看着员工们准备晚餐，抬头看见侯沧海额头包着一大块纱布进来了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

侯沧海口气轻松地道：“见义勇为一次，受了点伤。”

“在哪里见义勇为？”得知男友是在车上被小偷刺伤，熊小梅生气地道，“全车这么多人，就你一人充英雄。伤到额头，多危险，你如果出事了，我怎么办。”

“没事，额头被轻轻划了一下。何况，我是政法委干部，这时候不站出来，有违职业道德。”

“如果偏一点，就伤到眼睛了。”

“没事，我不是第一次打架。”

学生陆续出现在一食堂。侯沧海额头上有纱布，不想在公共场所露面，躲进小厅。

晚上八点半，侯沧海和熊小梅刚刚回家，住在楼下的政法委副书记杨定和找了上来，道：“听艾明说，你在公共汽车上与三个小偷搏斗，手臂和额头都受了伤，严不严重？”

侯沧海笑道：“受了点小伤，不太严重，只是看起来吓人。”

杨定和道：“明天你到办公室来一趟，蒋书记要见你。他已经知道你在公共汽车上勇斗歹徒的事情了，要和你谈话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侯沧海在凌晨四点半起床，到批发市场买菜、收馒头包子，忙至早餐结束，才前往区委。

侯沧海额头包有纱布，如一只带“王”字的老虎，走到区委大楼十分显眼。

办公室里，罗启冰和田小绢开起玩笑。他们没有想到侯沧海是见义勇为受伤，一致认定他是被老婆打了。罗启冰乐呵呵地开始称呼侯沧海为“耙耳朵”。田小绢辩道：“耙耳朵才是好男人。”

罗启冰正在与田小绢争论好男人标准时，杨定和走进综治办，三言两语讲了侯沧海受伤原因，又道：“我给蒋书记说了你的事情，他准备把你作为机关干部见义勇为的典型。”

侯沧海吃惊地道：“我在政法委工作，抓小偷是应尽之职。”

罗启冰是综治办副主任，负责见义勇为材料申报。他正愁没有合适人选，道：“你是区委机关干部，抓小偷就是见义勇为。不要谦虚了，要敢于当典型，这也是树立机关干部良好形象的需要。”

随后，蒋强华书记又将侯沧海叫到办公室聊了一会儿。蒋强华最初认为侯沧海是一个敢于殴打领导的刺头，在心里对他打了个大大的问号，一直冷眼观察他。经过这一段时间，他发现侯沧海工作能力强，为人谦和，完全与刺头形象不搭界。他于是在心里升起另一个问号：侯沧海没有问题，那打架的另一方詹军肯定有问题。詹军领导能力差，心胸小。

谈话结束时，蒋强华道：“你正在年休假。养伤和年休假各算各的，你把伤养好后再回来上班。我们机关干部，能做到见义勇为的也不多，小侯不错，值得大家学习。”

侯沧海额头受了皮外伤，看着吓人，实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被书记一顿夸，他还挺不好意思的。

## 第二章 先赚钱再谈条件

走出单位不远，侯沧海在电信局门市看见小灵通宣传点。

据介绍，小灵通是新型的个人无线接入系统。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盖，将用户端（即无线市话手机）以无线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，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，可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，随时随地接听、拨打本地和国内、国际电话，是市话的有效延伸和补充。

小灵通主要有三个特点：一是资费廉价，小灵通与固定电话采用相同的费率标准，并实行单向收费。以固话价格，享受本地移动电话的方便；二是绿色环保，小灵通功耗小，电磁波辐射极小，对人体没有任何辐射危害；三是待机长、方便、省时、省电。

小灵通宣传人员耐心地给侯沧海介绍其各种优点，侯沧海被“小灵通机器免费”所打动，立刻与电信门市签了两年合同。

拿到小灵通，侯沧海赶紧给熊小梅以及有电话的好友打电话。

周水平问道：“怎么用起小灵通啦？”

侯沧海道：“手机丢了，地主家里没有余粮，只能用小灵通了。”

周水平道：“小灵通信号不好。有一个顺口溜：手拿小灵通，站在风雨中，抬头又挺胸，就是打不通。”

说了几句玩笑话，侯沧海坐客车前往电科院一食堂。他想到受伤换来至少十天养伤时间，可以和女友一起打理一食堂，不觉高兴起来，哼唱道：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”

整个下午，侯沧海一直在餐厅熟悉各个环节。熊小梅做服装店时，他没

有深入参加，基本上就是站在旁边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主意。这一次做食堂，他心态发生变化，全力以赴参加管理。他和小梅想通过经营一食堂赚大钱，彻底改变家庭一穷二白的现状。

晚餐后，两人在小厅里清点收入。二十元以上的大票收走，二十元以下的小票则装在钱箱里，锁进库房，作为明天早餐找补的零钱。

开业第二天多卖了五百块钱，上涨趋势令人欣慰。

熊小梅笑容满面地道：“我们去看出租房，能不能赚钱厨师很关键，得给郭加林夫妻租一套房子。”

侯沧海准备将箱子锁进库房。

此工作独属于侯沧海。库房里老鼠纵横，不到迫不得已，熊小梅不会踏入。

打开库房门，从库房墙角传来凄厉的“吱吱”声音，一只油光水滑的肥硕老鼠被老鼠夹子牢牢夹住，拼命挣扎。按照员工建议，夹住老鼠后不要急于处理，让老鼠不停嚎叫，这样可以吓阻其他老鼠。

听到被夹住老鼠凄厉的叫声，不仅其他老鼠会被吓住，侯沧海都觉得鸡皮疙瘩乱起，赶紧离开库房，锁住房门。

熊小梅站得远远的，道：“下午陈东说夹住了一只大老鼠，还在不在？”

侯沧海道：“让它惨叫，明天处理。”

熊小梅道：“太残忍了。”

侯沧海道：“开伙食团的人和老鼠是天生冤家，如果老鼠污染了食物，我们就要承受巨大损失。如果不计后果卖出去，良心又过不去。所以只能与它们做你死我活的斗争，小资情调在伙食团没有存活之地。”

穿出校园后门，侯沧海和熊小梅站在校外土地上。自从电科院建成以后，围墙周边迅速生长出来很多农家小院，专门针对电科院两万多学生开展服务，出租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。

来到打电话联系过的出租房，房东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村民。他不是典型的务农村民，有着城郊村民特有的圆滑和精明，见面就道：“中午是你们打电话？长租还是短租？”

侯沧海道：“一年。”

房东老板最喜欢这种长租客，道：“你们住？”

侯沧海道：“帮朋友租的，他们是夫妻，在电科院上班。”

出租房内设施简单，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四张板凳，有热水器、天然气灶，水电皆通。熊小梅道：“没有电视机？”房东老板道：“以前有一台，坏了，没修。”熊小梅道：“能不能买一台。”房东老板道：“你们租一年也就四千多块钱，我买一台电视，还赚个屁。”

若是还在秦阳二中教书，熊小梅肯定听不惯这么粗俗而直接的话，做过服装店，又经营伙食团，她的接受能力大大增加，不在意“屁”字，道：“买了电视，还是你的，租客又不能带走。”房东老板道：“电视不贵，你们自己买一个得了。就这个条件，你们要租就租，不租就找下一家。”

房东态度嚣张，熊小梅很想转身就走。但她见侯沧海没有离开，忍气站在一边。

“你这个地方除了距离学校近一点，没有任何优势，家具也不全，旧得很。”侯沧海在租房子前打听一番，知道这个价格是市场价，不贵也不便宜，最大好处是离学校近。他已经打定主意租这套房子，尽量讨价还价，能节约一点钱算一点。

出租老板道：“看你们两人的样子都是有钱人，何必跟我们讲这点小钱。我讲的是实在价，不得少钱了。”

熊小梅道：“这附近治安怎么样？”

房东老板道：“我这院子都被学生租完了，安全得很，先交半年租金。”

虽然只在伙食团干了两天时间，熊小梅便已经明白厨师的重要性。郭加林即将到来，除了大厅外，还可以将小厅做起来，所以必须得将郭加林和杜玉荣安顿好。熊小梅望了侯沧海一眼，见对方点头，道：“那就定吧，我们写个合同。”

房东老板道：“看你样子就是老师，你们写合同，我签字。”

合同条款简单，难不倒曾经的黑河镇办公室主任，侯沧海将主要条款列举出来以后，签字，给钱，要收条。房东老板蘸着口水数钱，写收条，再将钥匙丢给侯沧海，乐滋滋地出了门。

“冬天马上要来了，得给他们添置铺盖。”熊小梅在屋里转圈，从门窗吹来的风直灌衣袖，阴冷。

侯沧海拿出小灵通看了看时间，道：“我们抓紧时间跑一趟世安厂。家里有现成的棉絮、被单和铺盖，用不着买新的。”

走到窗口的熊小梅突然惊讶地低声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侯沧海来到窗边，居高临下，能清楚地看到另一个稍矮的院子。那院子中间有四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两男两女。室内灯光恰将他们照得清清楚楚。两个女生各自坐在男生腿上，说说笑笑，丝毫没有羞涩。其中一个男孩当着另外一对男女的面，将手伸到女孩衣服里。女孩子咯咯直笑，连呼“痒”，但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大庭广众之下这种行为的不雅。

熊小梅和侯沧海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，双双摇头。

与家里联系后，两人前往世安厂。世安厂通勤车已经收班，两人坐公共汽车来到世安厂大门口。由于一食堂收入颇丰，两人心情不错，一路上谈起规划，兴致勃勃。

刚进家门就得到一个意外喜讯，隔房堂叔侯金玉愿意当采购。侯金玉曾经做过餐馆，是侯家亲戚中少数懂厨房的人。在侯沧海印象中，堂叔侯金玉为人忠厚又不失精明，是当采购的好人选。

采购人选确定以后，如今一食堂还缺一个白案厨师。

周永利准备好了垫絮、床单和薄被子，手脚麻利地用绳子捆扎好，催促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赶紧走，明天还得早起。”

此时过了晚上十点，公交车收班了。侯沧海和熊小梅匆匆与父母说了几句话，背着床上用品，来到厂门外等待路过的长途客车。

等了半个小时，其间有好几个形迹可疑的人从身边走过，这让熊小梅害怕。终于，视线中出现了一辆客车。侯沧海急切地朝长途客车招手。

长途客车的车灯在黑暗中发出强光，射在侯沧海身上，照出一个长长的狼狽人影。在熊小梅心目中，丈夫从来都是帅气男子汉。在车灯之下，背棉絮抱垫絮的丈夫与工地干活的工人很接近了。

时光是把杀猪刀，刀刀催人老，生活也是一把杀猪刀，刀刀催人老。

满车人昏昏欲睡，包括售票员在内都无精打采，见有人上车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两个人，四块。”

坐公交车到城里只要五角，长途车翻了倍。侯沧海忙了一天，浑身乏力，懒得讲价，给了四块钱，在最后一排坐下。长途车内气味难闻，充满脚臭、汗臭以及没有洗澡的身体酸臭，熊小梅差点呕吐。

车到江州城区，还需要坐出租车回黑河镇。

出租车司机不停地用车载话筒与其他出租车驾驶员讲话，声音刺耳，满嘴脏话。熊小梅靠在男友肩膀上，让这些脏话顺风而去。



一食堂开业的第二天在兴奋、紧张和憧憬中结束。两人累得像条狗，回到家，匆匆洗过澡，倒头便睡。

江州市西平县，郭加林家里。

郭小林兴奋地道：“妈妈，我要跟你们一起读小学。”

杜玉荣将儿子抱在怀里，道：“现在还不行，你在家里读幼儿园，读小学以后，就到江州城里，跟爸爸妈妈在一起。”

郭小林嘟着嘴巴，不高兴。

郭加林斜躺在沙发上，吐出一个大烟圈，又吐了一个小烟圈，小烟圈晃悠悠地穿过了大烟圈。第三个烟圈追了过来，穿过了第二个和第一个烟圈。空中形成了大小烟圈层层相套的漂亮图案。

为了练习这个无聊技术，郭加林花了大把休息时间。杜玉荣认为这很愚蠢，郭加林却认为值得，理由很简单：“没有这种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追求，我不可能成为技术精熟的好厨师。”

杜玉荣认可了这个说法。村里出去当厨师的人不少，郭加林是佼佼者，厨艺得到公认。她还是数落道：“技术好只是一个方面，也得想想赚大钱的办法。你这人就是轴，和你一起到广东的师兄弟，好多都当老板了。”

郭加林道：“当老板有亏也有赚，我当厨师包赢不赔。”

“当老板赚大钱，你当厨师赚小钱。”杜玉荣又道，“我给陈东打了传呼，问了侯沧海那边的情景，他说吃饭学生很多，做好了肯定赚钱。侯沧海和熊小梅两个都不懂厨房，是纯粹外行。喂，老公，我们想办法把厨房包下来。”

郭加林陷入了思考，不停向空中吐烟圈。

杜玉荣有点生气，道：“少抽两口要你命啊，没有看到儿子在你身边吗。”

郭加林伸手在空中乱扇，不让烟雾熏着儿子。

杜玉荣坐在丈夫身边，道：“我们两人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五千，如果不是回江州可以带儿子，我才不回来。”

郭加林道：“江州工资水平不高，侯沧海就是一个小干部，能给我们五块钱工资，很不错的。”

杜玉荣道：“凭你的技术，不管到哪个餐馆都拿高工资，凭什么要白白给他们赚钱。”

“没头脑，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侯沧海没有见识到我的水平，我没有